



英雄修復英雄石

荃灣昔日名勝三疊潭英雄石，四年前重見天日後，不敵自然洗禮，已被植被掩埋七八成面積；火熱山友再次出動，憑藉經驗與毅力，四小時就清理完畢。有山友指英雄石是古蹟，其所在地三疊潭曾是旅遊勝地，這裏是荃灣區特色，希望政府搞活。與英雄石有文化及歷史淵源的東普陀講寺計劃聯繫各方人士，期望最終獲得政府資助，整理好英雄石，讓遊人認識背後故事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

做好繩索防護措施後，凌Sir在數米高的石頭邊沿清割植被，並將之推落至地面。背後為有「船廟」之稱的寺院香海慈航。

三疊潭英雄石 位置示意圖



三疊潭及英雄石的出現，皆源於東普陀講寺（下稱：講寺）建立人茂峰法師（下稱：法師），這裏所說的出現是文化意義層面。法師在荃灣老圍建立講寺，時為1933年。在東普陀講寺負責行政事務的羅永強，於1962年10歲時拜法師為師，雖僅僅兩年的學習（法師1964年去世），但已一生受用，五六年前編輯《茂峰長老（慈悲王）搜稿》一書，讓人了解法師的一生。羅永強對記者表示，講寺附近有溪澗，並高低貫連三個水潭，形態有些像廬山三疊泉，法師將之開發成風景區，並命名三疊潭。法師會帶有緣人訪寺後賞潭。潭邊有巨石群，法師其後在一巨石前方及後方書上「英雄石」三字，另一巨石書「三疊潭」，這兩巨石下有空間，形成石縫，穿過後，有石級可上到石頂，羅指出石級都是法師弄出來，與書寫字約於三十年代出現。他說，法師會到三疊潭及英雄石打坐。

石碑刻上文人名士等名字

為何寫上「英雄石」三字？羅永強指當時由山下徒步到巨石群不是易事，登上石頂望向下水潭，眼界開闊，喚起英雄之感，相信法師因此將之命名為英雄石。到日治時期，石縫成為抗日人士藏身地，前方英雄石三字旁邊的「英雄出現日」等小字，有可能是他們寫。巨石群望之若品字形，其一相對較小的刻了一塊石碑，是法師所鐫，日期是民國庚辰年三月，庚辰年即1940年，石碑刻了十五個與法師同遊人士名字，他們是民國文人、名士，如康有為的弟子韓文學、精武體育會創辦人之一陳公哲。

羅永強說，三疊潭在三十年代都有不少遊人，到八十年代，遊人減少，其後逐漸被植物吞噬，不知道在哪一天完全不見了。羅說，希望英雄石重見天日的心願一直存在，幸運地獲有心人幫助。他續說，寺方願望這名勝區維修整理好，希望政府能撥些資源協助，計劃聯繫各方人士跟進。

特意上樹藝班學專業技能

古蹟義務修葺隊創辦人凌Sir是修復英雄石的主力亦是發起人。他做義工已有四十多年，近年主力清理郊遊徑以外的場樹，令路徑重現，也會修整破壞古蹟或建築物的植物。他說，2018年颶風山竹襲港後不少樹塌下，他與義工走到講寺幫手清理，從而知道英雄石被植被掩埋。當時清理場樹自覺專業技術不足，後來走上樹藝訓練班、學習怎樣操作電鋸等。到2020年，他與另外兩個組織「吹雞」，喚來一批勇士用三天時間令英雄石由綠球變回石頭。那次單是找回通道上石頂及作清理已花一天時間。

大自然的力量很強大，四年時光，英雄石又被植被掩去大部分。凌Sir再做召集人，喚來十多人，只有三人是上次班底，大部分都是山友，擁有專業清理場樹資格者只一二人。早前在一個陽光不猛烈，氣溫攝氏23、24度的日子，大家早上抵達三疊潭。凌Sir隨即向大家扼要講述工作範圍，包括清理石下周邊綠草蔓藤，令石碑重現及將刻字上色、將石前方的「英雄石」、「三疊潭」刻字及其他細刻字重新上色、到石頂清理植被並將斜石上的「英雄石」三字上色。各人依自己能力選擇做哪些工作。

在石頂繫好繩索始清植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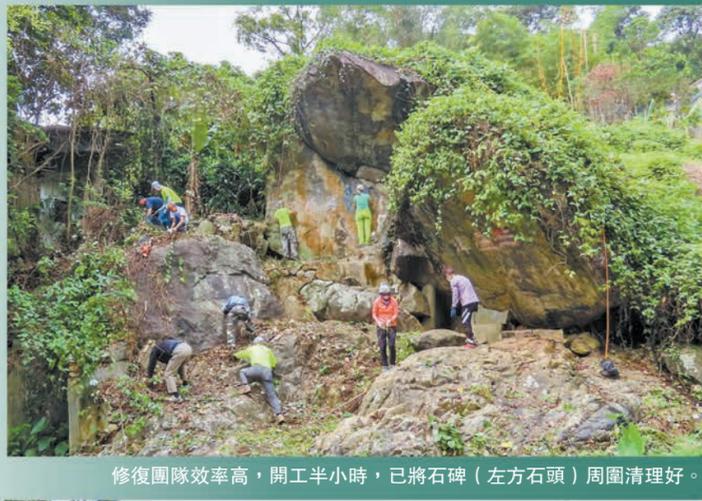
三項工作中，以後者最艱辛及危險，因為要在石頂設置繩索，做好防護措施才可進行。凌Sir在石頂繫好繩索後，慢慢清割植被，不久整塊大綠被脫離石頭，用人手搬離太困難及危險，較好方法是將它們從石頭邊沿推下，由此在繩索防護下，凌Sir在險斜石邊將植被全推下，整個過程看得人驚心動魄。大植被落地後，由其他成員用繩索拖到潭邊。石頂植被清理後，在斜石面出現「英雄石」三個刻字，水溶性顏料早已褪去，兩名山友藝高人膽大，俯身填色，凌Sir則在最斜的石面將「東普陀寺茂峰」六字上色。

英雄石修復工作原估計花六小時完成，但眾人效率高，大約用了四小時。由於帶來的水溶性顏料不夠，石碑文字未有上色，要留待日後處理。其中一名小時居於大窩口的山友阿文說，六十年代還是小孩時就與夥伴來玩，那時比現在漂亮得多，水很充沛，有好多魚仔，夏天時都有水，好多人假日來野餐，英雄石那時沒有植被，字沒有褪色。不過後來流水被截（引入城門水塘），水質又受到污染，漸漸少人來。他很開心英雄石修復後，讓他可回憶童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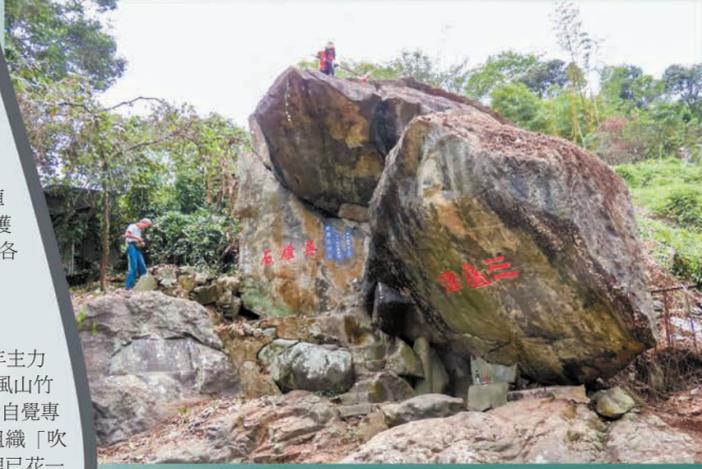
山友一邊為刻字上色，一邊清理雜草。



有山友藝高人膽大，在斜石面俯身為刻字填色。



修復團隊效率高，開工半小時，已將石碑（左方石頭）周圍清理好。



三疊潭英雄石再度重現。記者 鄭玉君攝



英雄石下有空間形成石縫，穿過後有石級上到石頂。



新·專欄



原屬新界的九龍城警政(之三)

一戰前劃入新界範圍



1938年的九龍城龍津碼頭照片，可以看到位於碼頭末段的第二代九龍城警署。



1930年代的九龍城海岸照片，照片左方的大型建築物是第二代九龍城警署。

九龍城警署幾經歷史風雲，從1841年英佔香港初期，清廷興建九龍寨城，並於寨城內設置治安功能的巡檢司衙。再於割佔南九龍時，九龍城更是當時的中英邊界。1898年英國強租新界之後，位於新界內的九龍城，便歸於英治下的警政。

英國人於1898年以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強行租借新界，九龍城地處界限街以北因而劃入新界範圍。港英政府接管新界的早期，已在九龍城設置警署，根據1902至1903年測繪的《九龍及部份新界軍用地圖》，得見毗鄰界限街以北的龍津橋位置，繪出當時的「第一代」九龍城警署的位置。筆者相信是位於今天的石鼓壟道休憩公園附近位置。

項目由巴馬丹拿公司設計

港英政府開發九龍城早期，於1924年興建「第二代」九龍城警署，設於啓德道和西貢道的夾角位，相信是現時太子道東近石鼓壟道，亦在第一代警署附近的龍津橋附近海旁。

當時的第二代九龍城警署是與第二代深水埗警署同期於1924年興建，同屬當時新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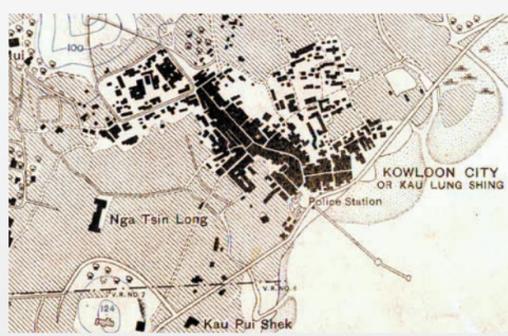
工務工程項目。負責設計第二代九龍城警署的建築師事務所，亦與第二代深水埗警署同是「公和洋行」、即著名的巴馬丹拿公司設計。兩間警署建築物設計相同，屬英國殖民時期典型的新古典主義建築，平面以「E」型建築。當時的承建商是伍華先生的生泰建築公司，於1925年落成使用。

第二代警署毀於日本戰火

第二代九龍城警署建築物已經消失於歷史煙塵，是摧毀於1941年12月日本侵港時期戰火。1945年日本投降後，因為舊警署毀於戰火，便以界限街及太子道交界處一座房屋作為「臨時九龍城警署」。

戰前的九龍城區發展，已經由新界變更為新九龍的規劃。戰後1947年，九龍城警政轄區範圍擴大，將九龍鐵路以東即何文田山、太平道、加多利道及九龍塘一帶撥歸九龍城警署管轄。

現今仍然使用的第三代九龍城警署建築物，於1950年11月16日開幕使用，當時新式實用設計的第三代九龍城警署，號稱為「遠東最新型警署」建築物。（完）



1902至1903年測繪的《九龍及部份新界軍用地圖》標有「Police Station」，為當時第一代九龍城警署位置。圖左下方連續的虛線為租借新界的分界線。

作者簡介



林建強，刑事司法理學士，湖北警官學院客座教授。退役香港警察偵緝警署警長，從事刑事偵緝工作卅多年，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警察榮譽獎章勳獎。學術方面以警察史、犯罪學、幫會等研究方向。亦為歷史文物收藏家，曾獲「全國十大警史文物收藏名家」名銜。編著出版《中國禁毒文物》圖冊。